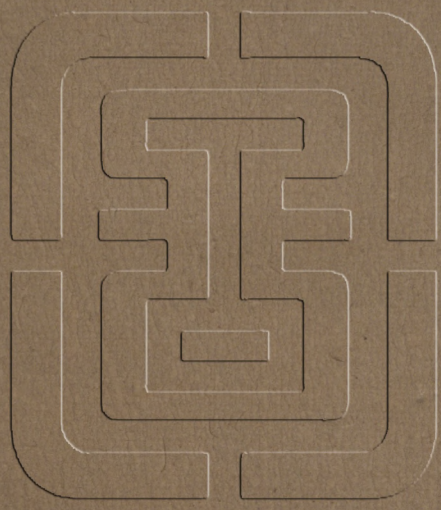




1255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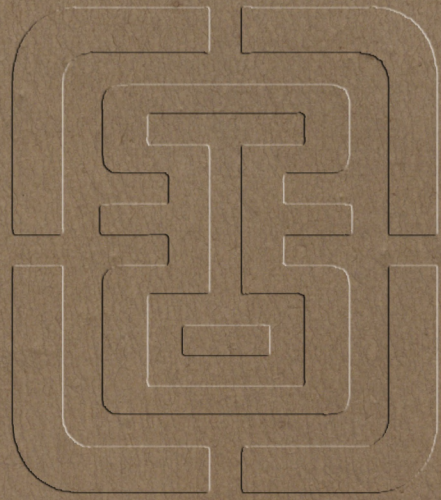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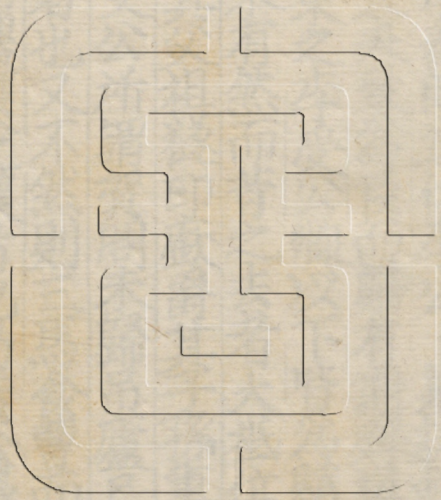
一六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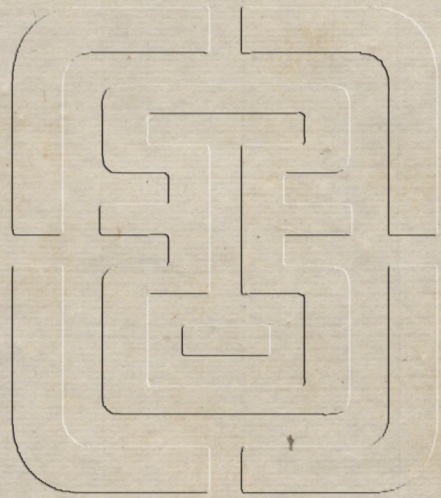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三

墓誌銘

承奉卽致仕李公僑墓誌銘

國朝士大夫致爲臣而歸有謝辭祖餞之禮若朱昂
王周李東之李受公卿以下皆爲賦詩則又漢庭餞
客之所未有然而昔之去者大抵位高而寵極祿厚
而家溫其父祖祿卽歡爵其子孫重侯疊組者也不
然則韓文公所謂賀問未歸吊廬已萃未燕于堂已
哭于次者也又不然則三馬食曹而作宜去之書一
龍禪宋而興歸來之嘆者也乃若奮身寒苦老不待
年因寵漏泉歌詩載道則自臨卽李公始公諱僑字



德秀早從方舟先生李公石叔通先生宋公興游考
卒諸弟事公如師迨仲氏何真于鄉歷二年公與叔
氏民彝繼上而民彝第進士公以素居益得肆力于
學畫誦多雅凡十有六年劉起君光祖始拔公于類
省試明年擢第廷中授司戶成都以祿不逮親願上
所得官以爵考妣朝論謂非故事不可 光宗皇帝
御批其志可嘉特依所乞其訓詞謂非追遠報本不
解於心者不能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贈考迪功郎妣
孺人仍賜公初品官公卿百執事樂其行歌以送之
宰相爲摘上語名所居堂曰嘉志郡表其宅里曰節
行厥十年而成都京師又十年而眉山史公亮天應

皆援公以請詔悉如故事而二史特官從事郎先是
宣獻樓公鑰爲公草制且嘗爲詩及是秉政尚述前
事以餞二史而公之節益著公有別業在白鶴山下
爲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前後鎮蜀者率致書幣
諮以闕失太守下車首加存訪長以吳公猶詢蜀薦
士五十餘人以公爲首部使者李公興宗繼以名聞
詔特轉承奉郎公笑曰身旣隱焉用文之屏跡田里
賓至無留門者雖晚進未藝若緩急請啟容接無
厭數公取蒲江謝氏先公五十五年而卒蕭然一室
領袖羣從內外十指無私身炊無疾步大聲啓居以
時食飲有節尤致嚴於賓祀諸從子學連案食共器

教養均一用謙與賓負履登世科公雖喜見詞色所
期不止是也一日跌傷父又苦氣淋遺命棺不過三
寸斂止時服一衾後從約葬從速母徇俗為佛老供
以嘉定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丙子卒遠近民士吊哭
不絕公系出唐曹基主繇唐入蜀家成都治平間徙
蜀州新津縣曾大父安道大父澤遊學辟雍以恩得
官監酒邛州又徙邛父証累贈通直郎母大安人廖
氏公之子用常孫男愿卜十一月壬申葬公于磐石
鄉孝義里癸山甥敘守文侯誠為狀其行以屬銘
于了翁會君命乃不克銘用常又以書請曰凡書太
史氏之策皆有彝品惟士以節行著則例齒于達官

子非忘諸某愧謝既為登諸史冊又誌而銘之曰

劉起居之誄曰公之歸蓋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
士不盡知其心制置使崔公與之亦曰舉世慕息於
中獨醒然則公之進退存亡其所關甚重而不輕是
為銘

顧夫人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蔣重珍舉進士第一故
事京師給駟哄自端門駢至期集所侯王大第供帳
左右觀焉時重珍迎侍母顧夫人于京下馬稱壽都
人榮之留兩月餘授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御其母
以歸于常之無錫方榮聞四馳揚然如將弗勝輝輝

潛寘盜求其可願者竊所器愛焉明年重珍以書來
曰走也不天以禍吾母曾不及豆區之養嗚呼尚忍
言之吾母餘十歲鞠于外家管氏一日父母家絕糧
母祝髮而號曰天平吾親之未慙也此髮其有售乎
命粥於市得百金以給炊自是父母家生理浸蘇若
有相之者迨歸我先君事大母軒氏樂而忘其疾我
諸父七人或大或貧先君不能自振假館于人吾母
贊治室事既備且戒能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重珍
有關於孝義則伸而復之重珍既孤諸父給以饋粥
母治絲枲取毫末之贏以衣之嘗驟寒無衾重珍覺
而溫如則吾母紉纊以覆之且語曰保汝以奉先祀

也重珍泣數行下孀孤之人不堪其苦或以賞詠重
珍爲之子而奪母志以配累舉得官者吾母叱之吾
先君之未泯則母之力也重珍年十七爲人授小學
有襦鷄結忍敝以待束脩之入他日吾母持敝襦於
諸父曰願藏此俾無忘貧賤時有欲妻重珍以女室
廬田土皆具母請勿孤得不死者諸父之力謹母他
徙乃固謝焉重珍年四十餘始獲齒名于進士籍冬
至之前日親黨賀吾母生辰母曰吾雅憚宴娛今不
聽汝爲之後將有悔重珍艷然以疑季冬得疾月正
元日而卒身後惟破楮敗衣嗚呼天平使吾母居約
蹈困而曾不食子之報也今將以三月庚申葬于謝

墓誌銘
壙之原附先君兆重惟首試禮部嘗以文字受知于先生由是幸有錄于門心授神予非他人面交執谷比也墓中之石不可以代屬某嘗聞之國人曰重珍之父南式貧方嚴爲學該贍不事舉子業其卒也重珍方生十年顧夫人持家教子有儀法讀書至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誦之尤喜言李氏斷臂事以爲婦人義當若此所居雖容膝而檢防內外凜不可越然則今於重珍之請也曷敢不諾顧氏晉散騎常侍贈侍中榮之後世居建業入國朝徙毗陵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子勇一人即重珍女適李大年孫女一人銘曰先儒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再飢寒之害然飢

寒之事小而失節之罪大此豈婦之責也抑爲士也之戒自義理之不競渺世途之焉屈雖本無飢寒之迫已莫知此身之愛標哉夫人七十九載困窮墮阨而若是介百挫一忻亦莫之待球銘幽宮其永勿壞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

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秋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張君年六十有九引疾求謝疏四五上天子重寔其意詔直寶謨閣知眉州君出國郊意甚得在道猶喜見歌詩厥明年春二月戊辰朔舟次蕪湖寢疾卒赴聞詔贈朝請大夫下所過郡國發民護其喪以歸於是孤世永

叙次行實求銘於史官魏了翁以葬自惟得生最後
淳熙五年君舉進士了翁始生試吏爲西川僉書判
官君不屑管庫之卑獲爲客焉最後復侍同朝爲忘
年交然則銘莫如了翁宜也張氏故晉人晉別爲韓
張氏相韓五世留文成侯八世爲司空皓生綱爲廣
陵守廣陵葬犍爲武陽公黃龍赤水大墓歸然子孫
守墳有千餘年不去者廣陵三世孫爲廣陵守則崇
寧張氏之祖也名德相望蜀之世其家者莫先焉君
之曾大父孟程大父弼直再世登科曾大父官至左
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大父官至左朝請郎考濟僅
改宣教郎然二子皆以儒術世其科贈中奉大夫配

臨功韓氏贈令人君諱午字智夫事親不忍一日去
左右父沒事伯兄申尤謹真簡重諾訥不出諸口
而遇肯祭立解始調尉新繁以外難不行再調尉籍
縣監司檄攝洪雅龍遊二縣又兩易江原尉既還郡
守寘幕府凡三書考而食籍縣之粟纔半年爲令貴
平辟幹辦潼川路轉運司以內難去除喪堂差監成
都府軍資庫用舉主改通直郎知宣化縣通判隆州
知廣安軍又知達州召爲工部郎中遷兵部歷軍器
監太府少卿居官催科僅足即捐以遺民曰賦有常
數而求贏焉是厲民也與其無赫赫名而不失撫字
之意公退讀周公孔孟氏書曰是扶世立教可一日

不親乎宣化以軍興調民出庸縣爲錢三十萬當四
年之賦君召里民俾自推擇秋毫不出吏手見謂平
允吳曦叛謁守薛九齡勉以討賊自募士即劔外伺
緩急自得平賊詔書馳白瀘寇守其後薛侯以有備
蒙賞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言也廣安有木訟枯
勢者君戢之不火假反見譖于大制置安公檄君上
印君即詣臺檄祈中理安不能奪命反厥次尋以制
置使董君居誼屬理訟牒事情俱得上姓名于朝未
報徙知達州詔任滿赴行在奏事君入對首言君德
三事曰仁曰明曰武次論蜀禍已極願早擇帥臣尋
因轉對又極論軍政之弊輪對言朝廷未嘗主和人

乃意其必和未嘗諱兵人乃以爲深諱士心疑沮內
治作輟願明國論以一人心推誠於剛方之士毋以
虛文進之致審於剴切之言毋以文具聽之其間又
論內帑版曹之弊及三邊制閩山東歸附甚悉上曰
內帑誠不及向來又曰蜀中兵火可念又曰事當慮
後上臨朝淵嘿至是爲公改容陛楯者皆愕眙其
後又以兵部對論勦虜虜禍三邊功賞語多激切方
駸駸回用而歸志浩不可挽矣早歲與淡齋王公灼游
爲文平實典雅有家集二十卷皇雅鏡歌二卷西
漢評五卷古律詩五卷元配某郡王氏知昌州拱辰
之女繼室同郡蘇氏皆贈宜人今夫人郾縣宇文氏

封宜人男一人即世永修職郎廣安軍岳池縣丞簿
女三人長適進士惠脩次適文林郎新奏辟葛州路
提刑司幹辦公事章夷清李適進士黃襄適惠黃者
亦先卒孫男一人牛僧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孫女二
人外孫男女二人世承卜寶慶元年三月甲子以治
命葬君于本縣至德山瘦岡之原公且去國訪了翁
于休沐舍請以三忠信行篤敬二語書諸深衣之紳
了翁敬諾而篆焉治啓手足曰以是斂我然則君所
質行果在是與奚之死而弗忘也是可以銘銘曰
言忠信行篤敬斯二者天所命言若易聖猶病差張
君服是訓非此紳目不瞑誰無死斃於正我作銘表

終令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論墓誌銘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沱海陬爲安也不幸
而權疆封寇託有位以行其私慷慨憤激如忠簡趙
公與一時善類幾遭擊戮之禍惟天聰明殫惡胙善
雖不幸而殞於遷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車攻吉
日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蹟至于今百年而是非靡
定則誰之罪與忠簡之曾孫直煥章綸嘉定九年守
信陽金虜元帥高乞特步騎二十萬入寇煥章公馳
至郡繞城浚隍鬼軍實勵將士脫表海於囚拔董思
明于野皆授以師虜薄城下公擐曹乘城矢石如雨

虜氣沮拔柵尋火攻其營密遣統制官康孝先率死
士間徑抵虜帳斃其酋注首輿上虜棄攻具走然猶
擁兵復進士殊死戰公趣其擊至以安衆心調遣兵
糈糧蔡息問曰楚城若公以飛虎義士克敵信效諸
軍列柵淮壩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與虜遇乘勝逐
北一舉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弱者贍衣食壯者
隸軍伍厥明年正月謀言虜治兵公乃以鄂軍及信
效義勇諸軍專守禦以飛虎軍爲游擊城諸若土豪
各保其地而身率郡僚分隅爲城守備二月虜盛兵
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登授方略遣飛虎統領
許用先提精銳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虜

猶以步騎二万環城分万人阻城東諸山而陣公臨
督將士無不一當十虜敗走又明年正月虜圍浮光
棗陽二月破光山縣公曰光吾辰齒國也會是光守柴
君叔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
袁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爲後拒郡教授程光廷督
之會詔班武功爵士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間道入光
約表裏破賊師次求城怒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文
持不可時虜破沙窩驛裨將存遵戰死虜乘勝入梅
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面震搖公懼虜得因糧召息
明授成筭令倍道抵關絡馬山谷間而步出胡家衝
魚貫而進攀木緣崖三十餘里設伏於隘遇虜候騎

擒之遂拔柵而入執虜卧帳虜蒼黃奔逃我師馮高
蹴之呼聲振山谷奪其徽幟書數千馬雜畜不可勝
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陷賊中者皆拔以
歸會淮西將師援師四集虜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
公守信陽虜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震懾時
江淮聲問火絕中外憂恐及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
慶然媚嫉亦自是始矣公之字曰君任五歲誦書入
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沙既孤事後母孝撫
弟妹有恩丞相忠定公汝愚每請渡江諸賢勸事精
審無若忠簡公比爲相召公兄弟與語歎曰遠器也
乃白上錄忠簡舊恩並授登任郎丁母林恭人憂服

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移澧州安鄉令賑飢
興學會教林嘯聚公集義勇民兵卽巢穴捕誅首惡
餘黨采平宣撫使吳公玠表諸朝尋主管荆湖北
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
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惟子可以已之公至郢忠
義將董達方激怒其衆公推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
農若隸尺籍皆大喜過望更白制置使留茶商忠効
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荆門隨棗諸屯踴躍
聽渠率孟宗政劉世興扈再興等後各能捍邊有功
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將韓師愈之
居爲亂亟造其廬道遇賊首狄烈叱之曰韓氏有警

吾先斬若至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遂巡道散乃訪田里疾苦而振貸之民流有歸殍有藏桑稼勸功剽盜不作楚人始忘亂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公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平冤獄郡人賴之猶以進士舉與計吏借入屬有邊遽朝廷知公才道拜信陽軍以却敵功進秩三等尋除大理寺丞力辭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制軍馬俄以賊首虜進秩二等除太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煥章閣知廬州安撫准西節制本路出戍軍馬道改知江陵府安撫湖北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謾還元秩嘉定十五年

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舟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妃宜人徐氏子璧將仕郎女適承事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張獻舉公手儀脩倖備儻有大志少從諸父語及吏簡公事慨然以世業自詭及仕嘉賓客輕貨財睦族振窮適鄂之役董達軍中致饋可百萬錢曰例也公謝絕之爲郡凡公饋悉以賞捕寇者江陵罷歸無一畝之宅僦居長沙尋歸蕭山爲屋五楹僅庇風雨若將終身焉有時齋遺藁二十卷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甲子葬于紹興府蕭山縣孝悌鄉古井灣父盟故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

夫妣茶人陳氏祖汝故宣教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即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璧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業不卒天下以爲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天也夫子論次舊聞知忠簡宜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之表不亦可乎乃爲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不平齊廢世輔言授國成留是登崇曾是翦棄殲我民特民罔攸戢曰予不臧亦罔克長雍戎薶茲綏靖工略有皇命服胡界金瓠價興不貳以令厥終勒銘于寤寐式紹豐公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 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祕書省諫言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元日余爲祕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棲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彊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竒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 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實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

撫司命未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
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
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輜于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
曰先君之葬既卜兆于文安之墓側卜日于十一月
之庚申重推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窆之文敢以他屬
諸孤杖而執事于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
次行實請于其母辭也嗚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
不諸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戩大父
賀贈宣毅郎生六子季白九淵學者尊其道稱之曰
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
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晤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

徒于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為
敕局刪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
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為敷繹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
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
山先生九齡言動必講事太孺人以孝謹著旣江利
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
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
如憤如失迨其剗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
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
純駭才有高下抑揚開隘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
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

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僚吏察地形
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又問
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
血氣盛衰爲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
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
分數先入于中患恐其爲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
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頃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
先延禮尋皆謝歸書十篇名以艱說嘉定二年試
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
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
使袁公燾薦于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

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強起伯微
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
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間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
即編其姓名于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
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
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踈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
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
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
以一言異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
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
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以是獨與儒生學士

銖較寸量嗚呼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涖河四女子尚幼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第令季彊以學名士天嗇厥施罔庸乎時僅垂空言以淑爾私謂天嗇之而壽厥後吁嗟壽矣亦罔克壽永興之阡英烈言言有稽陸學茲維其傳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館神

道碑

紹定六年五月戊午安德軍節度使信安郡開國趙公薨于臨安府休沐舍年五十有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使賜內帑水銀龍腦以斂贈以金幣勅

有司治喪葬家人謝弗敢明年改元端平詔贈某官爵信安郡王孤與汶兄弟奉公之喪葬衢州常山縣西塘頭某山先期以前國子司業林略所次行實不知樞密院事喬公墓以求銘于臨邛魏某道遠不得辭也竊跡其事少諱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舉進士改賜今名 太祖皇帝九世孫也 高皇南狩少保自京師徙名數常山公坐而明晤長而厲志少師衡陽公未冠肄業于右鼓書院嘗有聞於永嘉陳君舉傳良後又受經徐子宜誼力貧苦學借書抄誦郡學有大雅齋以待國之貴游子弟公弗入曰吾獨非寒素乎舉慶元二年進士授修職郎待汀州司戶參

軍闕馬僧舍紬今攷古凡八年至臨汀僅二月而峒
寇李元礪出沒汀贛廬慶間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
守城公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所見乎公
曰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
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公人為危之公至關審形
明閒申令謹堞分畫痛定賊已遣謀窺關公得謀詰
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
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
餘黨聞風而遁公引還耄穉羅拜相屬公繇他道以
避之事聞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
決滯訟攝頽邑弭亂卒臺郡皆才之去之日軍民遮

攀泣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大
寧鹽井弊端如蝟積負至九十餘萬斤公往視之旬
月償及半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
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寄視星出入夜復
閱文書毫漏下十刻掌備邊團併諸藏遇使者新故
之交府人持白金以請于公曰此羨也主者當得之
公怒以白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官鹽率不及數而
官糴商米必求贏公悉為糴正南人仕蜀歸舟或挾
商貨或部貢篚以為利公輕舟出峽引見便殿改奉
議郎知信州玉山縣未行召對公條列三事首言民
力困於貧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

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
次論大寧鹽井本末 寧宗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
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
爲人後有過禮更請賅亡藪莫敢自陳公曰其長推
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公易班以壯
維藩之勢公以疎賤力辭弗允特授吉州州刺史提
舉佑神觀訓詞略曰藝祖創業垂統而支分派別浸
成疎隔顧瞻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文
昭武穆宜萬巨意乃環顧在列疎若晨星朕心慊然
始知廟謨已定弗可轉也未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
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輪對意蓋有屬也公

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
也以緘默爲靖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
體聞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
待指授於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誣人
志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
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
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永免
例已陞內舍曾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
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練使賜
金帶令服繫繫寶璽恩進和州防禦使 今上登極恩
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文進安德軍

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總治統
收人心數對移晷上爲動容曰卿所陳極明要於初
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祠祭不蠲禁衛不
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宮上壽外卽度封信安
郡公曰男爵積戶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幸足
疾臥家累歲而歿其竊嘗怪周有天下內而三吏六
騶外而五侯九伯類出於同姓之英至秦漢以後千
五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休戚爲王室輕重如
古所謂同姓之卿者二五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
一日未始有今昔之間而天之降才爾殊何也古之
待同姓推尊祖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於收族蓋

自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
下則系之以氏統之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于廟廟
之子姓各以昭穆爲序故酬賜爵昭穆各齒內賓宗
婦廟序以倫蓋不惟奠系明統亦以別嫌明微是故
兄弟之國不廟先王公子公孫不皆祖禰其先君凡
以厚其別也况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列之於
王闈以考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
觀感而志踰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勲之以國邑授
之以民事旬稍縣畫之采六遂之餘地各有公邑其
有功有德則裂壤受外之地而侯之土田陪邑祝宗卜
史宗氏分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祿或入爲公卿大

抵親有等則人知敬宗族有別則人無覬覦又爲之
建學立師而居有教龜廩後田而生有養則其內間
兩社以輔玉室外分三王以翰王略親親賢賢之效
後世鮮儂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暨于末孫凡享有
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僞猶三十餘年弗敢竊號也
乃自春秋以降惡嫌遠偏自翦其類所謂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籬之衛者豈惟秦事然也自
二漢魏晉至于齊梁隋唐之季亦莫不然其間豈無
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爲鶴光晦迹全身遠害
之圖而猶有不免於禍者然則非千五百年間大固
嗇於神明之胄蓋有之而莫知所以用之耳公風資

疑重曾抱魁壘播無一金無感客也秩正二品無喜
色也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
少師薨公尚幼護喪以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
慟哭不懼寇義而去之海遭母江夫人喪哀毀骨立
時弟妹未昏嫁公悉資予之族黨親姻有四孤女公
皆子而聘之官于夔通同年進士李鳴鳳自館職補
外一夕暴卒公捐金治喪事前歲盜廢其鄉縱火邑
郭胥爲煨燼不悲犯公之家萬里入蜀無秋毫援助
諸臺交薦之同知樞密安公丙齡長沙還蜀見公於
稠人中即留飲握手道心事解所佩玉以贈且願舉
之公辭以及格安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奈何

蓋勉諸所親曰有母黨可受此而不敢專曰君謂可則可矣是舉也人兩賢之使公內掌臺閣外居藩輔稍得見諸事業其所立當何如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以琴書詩酒自虞祈寒盛暑未嘗鬪告或謂公何自苦若此曰正愧無以補報若併廢之如此心何公備歷艱難不忘貧賤則與書籍衣食取裁足不置妾勝故訓詞有曰爵祿優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為朝著之華蓋知公之深者與江氏殿中侍御史濟之孫封淑人賜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人與瀟八歲能屬文早夫與父以混補第一入宗學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差西京中獄

廟換尚書左鈐與潞宗學諸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郎今監嘉興府比較務與沈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二年換試進士出身今以承直郎當赴尚書左鈐與瀚忠翊郎監饒州戶部監軍酒庫與澧京學諸生紹定五年進士修職郎待年出官女一人嫁儒林郎福州司法參軍唐慶遠孫男一人孟植孤女二人尚幼銘白維宋三宣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葉維信安公秉德靜淵敷歷中外夙績言言胡不用之屏翰城垣居之著定位大爵尊蟲雅而朝會晏而旋弗究弗宣弗振弗年分有所制以親挖賢我明古制識恨丘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墓誌碑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諡文靖朱
公神道碑

共惟 高宗皇帝聰睿神武格知天心自大難甯平
深惟國本之未達乃紹興元年四月戊申以至和故
事面諭宰臣宗尹等厥既得人是為 孝宗皇帝由
是詔書數下聖意益白紹興末詔御史中丞朱公倬
知貢舉舉人劉昶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
公擢為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
典舉復命又論奏之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拾建

王正名從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 高皇事
無小大必以諮問矧揖遜大事蓋孰聞之三十二年春
二月 高皇還自金陵公以年及七十引禮律求謝
手書不允請至三四 高皇諭之曰卿風采誠未復
舊然遂欲引去何也知不可奪乃六月己巳詔以觀
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 孝皇外儲中
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
疏 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詞臣承
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觀瞻庸不知君臣之間未
嘗有異論也授受之意屢形詔諭誰不知之矧公自
典鑿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隣陪扈出入與聞政幾脫

有欲言當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太遽蓋姑徐之接諸人情此亦愛君
之至者 高皇決不以爲忤而 孝廟仁孝篤誠未
嘗志於趨得則亦必不以爲疑陛辭之日 高皇諭
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
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 孝宗謂輔臣曰朱某有性
氣如何便欲致仕輔臣以赴聞上曰可憐可憐恤典
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自通奉大夫贈特進致仕
遺表恩澤凡十人然後人知兩宮果不以爲忤也迨
淳熙初公之子端厚端學侍魏國太夫人于行都大
率以憂去端厚自左藏東庫除將作監主簿易太府

寺簿端學自左藏南庫除大理寺主簿皆出自宸斷
服除端厚又起家大理丞端學大府簿尋遷丞至是
人益疑傳聞之謬淳熙十四年公之孫著舉進士唱
第之日上顧謂二相王淮周必大曰此義方之訓二
相出以語人人又知孝皇於公歷二十有六年東
記未嘗忘也其每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興戎
蓋授受之間古人所其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
人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沒身不見錄王岐公
與予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為他家而譴
之微其子仲脩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
諉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為德也

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季而
孝皇以繼志為悅不以位為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
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乎如言者之說則淺淺議聖德
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
以不辯後此者四十季著為左幣某始獲託交每訝
公前誣既白而銘諡未請又二十季獲侍同朝始知
以文靖易名著嘗從容以語某曰先文靖即世既六
十季昔者任公文薦嘗狀其行治尋厄於火王公普
嘗銘其年閏它未有紀子於前言往行槩嘗有聞蓋
為我誌而銘之某弗敢辭公字漢章朱氏自曹姓其
後顯帝之後曰陸終終之子曰安安之裔孫曰伋周

武王封之于邾至儀父十二世矣後八世為楚所併
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至漢大司馬長史
謝生大司空淳淳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孫吏部尚
書尚生司徒質三子禹卓禹坐黨錮之難子孫避地
丹陽卓之後為唐宰相敬則唐末公之七世祖又避
地于閩遂為閩縣人其丹陽之別平曾祖考翼累贈
至太師追封衛國公相敏修皇朝奉郎廣東路提舉
常平贈少師考廷佐皇從政郎太學博士累贈太保
取黃氏贈吳國夫人故宣奉大夫積之女生四子男
公為適長生而秀異曾祖妣周國疾亟猶撫之曰是
必興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誦書日萬言少師愛之

寢食必俱朱氏世傳易公尤極精邃未冠以鄉舉至
京補太學內舍生丁吳國憂哀羸不勝衣服除又居
太保墓宣和三年復鄉舉法公以選登五年進士第
調常州宜興縣主簿虜將入寇居民求辟地公為具
舟給食全活甚衆云何民告勞于郡郡委公閱實公
為蠲田租至五分若全免守怒將檣治之既知公秉
志堅確乃俾攝屬張忠獻公薦公召對除廣東路茶
鹽司幹官再用薦改除檢茶福建廣東西經費財用
所屬官明橐為宣諭使至廣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
薦甚異謂之曰宜興寇至脫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
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為憂因賜對策其必

敗 高皇大喜詔改合入官與相秦檜忤出教授越
州參知政事張守帥浙東又以表于上除教授諸王
宮擢惡言兵公所論掩骼又忤會有邊警浙東制置
使梁汝嘉以公詳練表攝參謀有捕獲羣寇梁厲公
與呂稽中鞠實公獨得二人黥竄之餘釋不問曰吾
大父尉崇安日有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
此饑民剽食耳未可盡以三尺繩之也悉緩其罪耳
不以微賞今吾其無愧大父乎蒲秩還里辟秦禍食
祠官之祿十餘年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抄讎除通
判南劍州凡四年乃上建寇阿魏聚徒數千建壤接
而卒煥不可用公以信賞擒獲一境賴之差知惠州

陸辭因言營策劉豫必敗 高皇曰記得記得卿父
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曰惠陽去朝廷遠
賴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目送公去旬日忽問大臣
曰前日之對誰為薦之曰守臣陸辭常典也上令亟
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子監丞公
聞命還眎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轉對建請勤恤民隱
未幾除提舉浙西路常平三大臣亦罔知上意忽
特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公設也
公首登對上曰近來內重外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
出為部使人皆知內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
獨知卿乃除右正言二十七年休也二十九年春二

月進侍御史秋八月美國子監發解所監試官冬十
二月進中丞公自爲臺諫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
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
上荅天心不爲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
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陳
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懼在言路久薦人論事以至
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扣配禁州縣科借凡
以興利除故無慮數十條採焚藁不傳公經學醇深
經筵侍上多所稱善自典舉還廷參知政事明年拜
尚書右僕射公控免之詞謂一言寤主詎緣左右之
容人以爲榮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一司敕令

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公金亮寇江公陳戰備應三策
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座右
朝夕思之虜勢寢迫公又策虜三事上馬者爲耕築
計中馬中備下則妄意絕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
患焉既皆如公所料史志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
之進用公皆有力焉王魯公陳福公及王公之輩內
公嫌亦公所薦也有議數編民助軍者公力止之有
求迂進者公曰此朝廷之名器豈容以私恩扈從
親征憂邊思職寢食俱廢得臯劬之疾上方和藥以
賜詔同知樞密院黃祖舜拊問而公去意不可回矣
公事親誠孝遇族黨刑問以厚未嘗言人過無聲色

之奉每飲食衣服必曰吾父母恭儉積德以遺子孫
吾德不逮何敢享此昆弟姊妹凡八人昏嫁衣食咸
取給焉最嗜書搜訪古今圖史不遺博見而強志天
文曆數之學尤所究心元配劉氏僅兩月而卒贈相
國夫人繼室李氏右宣教郎陳之女生膺九封至
國夫人年七十有二子即端厚端學端厚終中散
大夫知汀州贈中大夫端陞終中奉大夫直秘閣三
歷郡四持節贈光祿大夫女四人長適某官劉浚早
卒次適某官張黏次某官李璫 某官陳宋衝孫男
二人曾某官著今為 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孫
女二人適某官某官曾孫男 人某官 曾孫女

人公薨以隆興元年六月甲戌葬以二年五月辛卯
墓在懷安縣靈山鄉飛山之原銘曰

維文靖公器遠識冲勳相中興而闕其能敬保元子
而泯其功彼不我知謂我親庸赫赫兩宮照知臣忠
有子有孫簡在帝衷明明上天亦臨爾躬有孫有曾
式亢厥宗觀湜知渭觀火知風我銘有徵匪私乎公
中大夫祕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

上踐祚之元年楊公年謨與蜀士五人咸被特招公
自嘉定八年累疏乞身書祠官之考考滿不復以請
聞二三歲朝廷必時其滿而申命焉於是卧家十有
一年矣聞詔辭不就士為公出處謀者不一今屯田

郎度君正移書強起公公於屈伸之分察之已審固
謝焉二年九月寢疾遂致其仕已卯屬纊年七十有
四先是公於縣之南山築室聚友號雲山書院嘗曰
我死則葬于是山至是孫仁舉卜曰維四年十二月
庚申食則公紹定元年也乃以書誄某曰維我先君
子經德履道克純厥終海內知心宜莫子若幽宮之
銘敢以煩執事某執書泣曰公復有揚公邪士不幸
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師異指殊無所統壹其亦幸而
生於國朝諸儒之後理明義精有所據依雖然抑又
有甚不幸者焉陰陽鬼神之曠性命道德之奧與夫
爲人爲已成已成物之理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

誦說滋廣士習其讀玩爲常談甚者託之以飾詞辯
假之以獵聲利反以爲學術之累有如明辯而篤行
純德表裏令名始終人無知愚皆曰浩齋先生者則
走也雖貌焉罪戾寧敢以他爲舜謹爲叙而銘之楊
氏世居華陰僊谷至唐太保漢公之曾孫庭輝入蜀
爲普安令後居潼川五季時有爲銀青光祿大夫潼
川討擊使者徙屍焉生魯珣魯珣生延秀延秀生惟
廣惟廣生士達士達生南重南重生裕裕生四子男
其仲曰知章該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累贈
至通議大夫妣同郡何氏以淳熙 慶壽恩封太孺
人累贈至今人公字伯昌自幼孝友端慤能誦書屬

文通泉王晉卿教授諸生爲第五等公時年十六受
學旬歲已輩行高等既冠有大慮周程子諸書雖傳
於蜀於時未廣通議游廣漢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公
且誨之曰欲造聖門先從此入若造深養熟內外合
一治已治人之道備矣公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
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詔
嘿不違平誠淳熙四年以詞賦舉于轉運司會父卒
七年就外省試文請胡公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
置諸優等又對大問方阜陵觀意於治發策數十條
公對畧曰帝王躬行之實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
也雖然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

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
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
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果誠歟抑
未歟臣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則知容有
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
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譏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求
於速害者率造管弄之門珠玉歸繡以充苞苴絡繹
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
直擢實甲科蓋自鄉舉至是三試皆第八人歷綿州
廣安軍教授調崇慶府錄事參軍茶馬司改辟幹辦
公事未報堂差成都府教授以舉主改通直郎知隆

慶府普城縣通判成都府權發遣黎州兼管內安撫
司公事 勅差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召赴行在除
尚書吏部郎中兼軍器監仍兼郎宣差御試詳定官
遷大禮少卿主管右治獄累請補外除直華文閣成
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凡再兼知
嘉定府又累請歸罪直徽猷閣凡再任主管建寧
府武夷山泮佑觀差知隆州辭不就直顯謨閣主管
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提舉亳州明道宮召赴行在控
辭未報乞守中大夫飛烏縣男致仕詔除祕閣修撰
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蓋四
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滋廣在普成純用詩書

不雜他術爲諸邑最歲旱捐縣幣之贏爲民代輸者
幾萬緡李公壁除兵部侍郎舉公自代公未嘗有書
尺之素也成都帥守謝公源明繩下苛急莫府憚之
公於事無巨細劈析是非雖逢盛怒率爲公屈後嘗
語人曰吾幾失楊公礪門蕃部寇邊宣撫司辟公之
黎務以恩信羈縻且樽節浮費與邊民代輸二年又
請于朝降緡錢厚儲峙廣土丁省戍卒增義勇惠士
子聞見寡陋休沐即學官誨之士咸知趨鄉逆曦僭
叛諸蠻將伺釁而動邊民皇皇公誓以死守飭家人
毋輕去以爲民望移書方伯監司起義討賊願調禁
軍義勇爲先驅成將張燧將所部五百欲爲亂士不

從號呼詣郡燧策馬隨至公麾郡卒縛燧歸于制置
司以張曇次補士俯伏聽命未幾逆黨董鎮至成都
陵逼蜀師分遣裨將雷珂徑至郡交曇所願軍禍且
不測會安靜寨謀先出沒公即遣珂軍二百乘邊以
攜其黨而令義勇軍還郡以張聲勢賊氣頓索曠尋
遣校王安國犒軍安國持郡吏欲以留令誅之公義
形於色安國不輒動文移遷延以砥賊平人以是服
公應變之略去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公以取
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亦同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
文采虛心從衆而不斷以已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
公故爲點檢官及是典領咸謂得人蜀帥楊公輔遂

以五要七目聞上且刻諸試院尋即院拜召命控辭
不獲秩滿去郡郡人象而祠之申詔趣發入對便殿
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 陛下不動聲色誅此二
孽如戮狐兔而臣愚猶有憂者鑒遠徃之已事開惟
新之令而在 陛下審處而已其二論皇太子既
正儲宮之位宜使親正人授正學主者之學東何學
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
得人而後有所受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歲
循舊比給緡糶粟以備緩急典銓二年不徒例之拘
必權其資望而爭奪之吏道無壅因轉對請於淮上
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餉運

節濫賜指內帑以充糴緡以收末楮嚴責州郡實常
平之儲歸廣惠倉元蓄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歛
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
矣不可以其屢經兵荒而不離夫易失者人心難謀
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尋
復兼侍左郎官輪對申言權臣叛將之弊如初對次
論學術乃國家之壽脉公論迺天下之元氣所以扶
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
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
繼引去者矣茲黨雖在而廣緣勢要有技拭叙用者
矣夫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

用之幾何不爲君子之仇而其國家之禍歟始公奏
陳先帝颺頌領首者父之權倖側目公謂同列縱
以此得罪其甘如蔗乃力請補外朝廷不欲以言罪
人進介卿以留之棘寺有坐僞告者株連甚衆公酌
情爲三等奏聞使遣事連鉅閣鄭氏兄弟乃移文內
侍省索粥告之賦小人由是益怨在寺僅半年而去
公自念非達賢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薦蜀士四十
餘人于當路公之規摹識量蓋若此世論方隘不足
以知公也過家上冢歷所部郡邑屏厨傳廣諮訪獎
靜退抑躁競既抵所治絕請託卻饋賂審憲輝一道
肅然嚮風嘉爲並邊郡公爲築保寨結土丁歲給衣

裝春秋閱習焉刑獄司舊有備邊庫自比歲利店之
擾儲蓄幾盡公節縮冗費補還其半又上諸朝乞給
緡錢爲新丁衣廩之儲撥還常平免役寬剩等錢爲
水旱不測之備恩收耄疾之人毋得注獄官縣尉被
命兼權嘉定府嘉之中鎮寨控扼虛恨之境自北二
旣誅之後虛恨疑不受牒十餘年公遣吏往沈黎互
市所說諭虛恨酋領如約詣寨寨將馬榘利其牒賞
擅殺數人公怒縛榘下吏竄徙之巡按屬部剖決滯
訟惟成都以制閩所治典臬者例不敢孰何公曰是
之不究何以厲餘乃隨事平決新繁民曲防濫利歲
與新都相讎訟公臨視度其地多寡聚石爲象鼻堰

口以均水利兩邑便之嘉定守洪偲報罷公再兼府
事偲竊用府緡公督還其半黥竄其嬖吏以其狀上
之一郡稱快然自是得請以去不復出矣即雲山書
院講授後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盱
聽之者各充然有得焉呼自井田封建壞君師之職
分不明六經之道千數百年幾爲未試之書國朝
自周程張氏及近世朱張呂氏相與扶持綿延斯道
復明於是百數十年間徃徃有聞見而作者然而依
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使浮湛州縣出入里閭以其
所獨得私淑黨類則國人化之而仁遜子弟從之而
忠孝乃猶有以行其志况如公之寬和質實發於精

神動於氣，自能使人鄙吝銷釋，至其閑事，久而燭理明，視精粗表裏，真知其爲一公私義利，實見其爲異。故雖即溫愛，汎而檢覆，金石儀觀，山河世所謂可悅可慕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又不知觀而善聞而興者，復幾人也。未嘗有所著述，惟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故其遺文，僅有浩齋退藁若干卷，尤篤於倫類，塾居必屬其親族子弟，聘士而教之，從弟子謬自幼受學，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甫調官而卒，終身念之以上宗祀，因官其子仁，任登仕郎，族之孤孽不能自立者，爲辦喪葬，婚聘鄉邑，嘗有旱勸分賑，難不遺餘力。取勾龍氏封恭人，先四年卒，加贈令人子八人，四男。

傳孫綿孫蚤，天仁端嘗與賓貢，終儒林郎，小溪縣丞。先一年卒，仁舉再舉，干鄉令從事，郎順慶府團練判官，四女長適從事郎新井縣令何叔丁，次適奉議郎知平泉縣費灑，先十年卒，次適儒林郎簽書普州軍事判官馮仲輝，季女有癩疾，未嫁，孫男義質，以致仕恩當補官，外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血氣之知，謹世取妍，歲月愒萬志，隨氣迂卓哉。楊公植基，盛年駢駢，翼翼巖巖，自原知行，玄發華皓，益堅雖撓弗奪，雖誘弗挺，雲山之顛，巽後丙前有鬱者，任公歸其全。

朝奉郎新知印州何君墓誌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庚午新知邛州何君卒其二子充
襲營德陽縣之義合鄉元池里鶴蘆命于蔡樹先君
食卜葬厥九月十一月甲寅食其季弟德固以朝請
郎老干家狀君行來謁銘其于仕于役父負然諾其
後待罪太史氏充以書來趣銘竊迹其狀爲之誌曰
何氏系出蜀郡世居漢之綿竹曾大父延世大父革
贈朝請大夫出贅于德陽史氏因徙名數父耕爲四
川類省試第一自朝請大夫祕書監出守潼川以卒
贈正議大夫妣李氏累贈碩人生三子君爲長諱憲
方字元方一字伯直自幼至冠未嘗去侍側資分旣
高慨以家學二弟憲彥憲固胥視以勸淳熙元年祕

監守漢嘉公年二十餘以詞賦試轉運司與選祕監
每念仲季氏貧欲盡推田廬畀之君力贊其決祕監
卽世至無以奉賓祭乃卜築東山之麓四壁蕭條以
書自娛怡如也初祕監當任子首以命從子之孤者
至是君又以遺澤遊于仲懈人謂禮律先冢嫡君固
辭會二弟同舉淳熙十五年進士徑白宗長奏任馬
君不及知也嗚呼天下俗薄豈惟隣里鄉黨不相賙
賔對有宗族兄弟甲富乙貧相視如路人者祕監推
產于同氣賤恩子從子君能儉善扶誼以成考志可
不謂賢矣乎君從外銓擬華陽尉未上權紹熙元年
進士階迪功郎改調閬州司戶參軍揚恭愍公時總

蜀賦以君監興元府戶部大軍倉用舉將陞從事郎
教授龍州永康軍永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
教郎知飛烏縣制置使辟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
府擢知懷安軍邛州邛未及上君為吏嚴明人不敢
干以私其在興元平糶量以市糶謹簿書以出納吏
重足立未滿歲所蓄裕如為前官償宿負更用善粟
餉軍去之日斗食以上祖帳橫道十餘里不絕龍為
州地僻土鮮君孜孜教養不遺餘力士習競奮自南
渡後無舉進士者至是趙楙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
會拔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恃粥井之利
又為轉運司所權不以時給君自漕使者趙君善宣

即郡截撥廩粟用繼知飛烏有甚民比而撓法君疏
其尤者聞諸方伯監司而竄徙之餘則揭糶于宅里
咸相毋犯數歲之出入凡浮於用者節之甚歲戒所
始至倍徙於是條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輸為錢以
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為水旱之備又以修學官市
養士田成都為西南剝而府公率崇位兒胥吏倚為
姦吏所貳蔑如也君繩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官
凡四蜀之士咸在自此嚴挑達不撓孰何之則鼓眾
詬詈羣去以持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為慨
然以身任之汰冗濫嚴課試謹出入學校肅然通判
分東西廳君之父子兄弟前後為西廳劉文節公為

記其事宜為懷安也隣邦以幣交則以其幣報焉約已畜用得餘財數萬繕繕為備荒若干義濟若干贖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飛鳥倍之又為浮梁以濟大江且積歲修之費居不知役涉不告病嗚呼自貪刻成風視民如讎與吏為市而君所居官約已以裕民力束吏以清政本蓋皆今人之所難能者可不謂之賢矣乎無何仲弼以都官郎卒叔堅以知崇慶府致其事君歸意逾切聞臨邛之命自矢弗出矣卒之年六十有五君為人果毅多識閉家有儀則溢宮整廢歷任幾三十年累階至朝奉郎娶穆氏贈安人先十二年卒二子長充今為從政郎嘉定府司理參軍次襄

一女適迪功郎監眉州在城酒務高為績孫男女各四人銘曰

推產舜官匪以自潔也恤隱賙難非以苟悅也適伏媿茲匪私之許也趨勞并安匪名之掠也行吾分之當然人謂我揭揭也勒銘幽什光先監之列也

朝散郎王權華州雲臺觀使侯墓誌銘

共惟乾淳之盛封殖士氣積而至于紹熙之季異材輩出時惟吏部侍郎忠肅袁公以正學直道羽儀禁列孽韓柄國趨和者立致通顯公見上辯過聖懇既又拜疏極言其姦雖跡是挫摠不復信而風烈言言垂芳簡冊清江袁氏遂為江右名家忠肅之祖愈不

仕父文通贈朝奉大夫忠肅之元配敖氏贈信安郡夫人繼趙氏贈新安生三子男其冢子即侯也名欽字仲恭一字仲敬以父任爲承務郎監興化軍莆田縣涵頭鹽倉忠肅作初筮歲勉之其目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大和以接人唯儉與廉治家及身公受命如將弗勝凡職所當問如覈登耗時出納檢姦盜戒讎辭訪求宿敝敬恭夙夜先是以稅戶運鹽歲十二運運獻白金十二兩凡鹽丁出入謾不嚴孰何俟立罷之而憲禁于衢又移書轉運司極陳收耗鹽減脚費及上官敷配亭戶強市海物之弊使者皆行其言且以廉謹是褒前執政

鄭公僑亦聞而舉之知武陵縣以新制改差僉書判門軍判官未上而忠肅薨是定元年四月翰林學士樞公鑰上忠肅奏崇乞加命遂錄用子孫詔與侯陞擢差遣十一月差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十二月詔與寺監簿差遣尋除太府寺主簿改大理寺以新安卒皆不及拜四年三月除軍器監主簿五年八月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厲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其次論兵器不中度宜程工時并勒年名以詔賞罰遂上忠肅事

潛邸事初政日所得上語參以事實名聖德記詔付史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爲書名內治聖監紹熙四年上之至是東宮宦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條謂公前之公持不可而歸諸策府請外添差通判嘉興府滿二歲移通判潭州所至方伯監司表其廉平歲孟夏上降祝冊遣吏祠衡岳侯爲定祭式勒石齋廬令用之十二年京西制置使趙公方白時宰謂侯有實才十月差知峽州節縮浮費廣糴豐儲爲緩急備又以州控上游練軍實益寨柵閱鄉卒寒晝甲乙曆往來因以譏伺間謀戮強盜五人境內肅清社稷壇又祀寓祝亭驛侯命樹封如儀且謂社不宜僅視小祀逮乞下禮官議崇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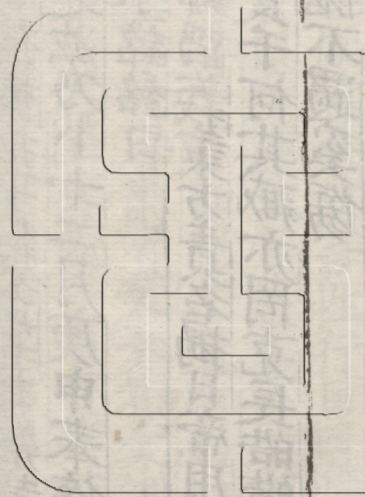
典州臨大江使客上下賈人馮依避征侯曰是郡計所賴吐剛茹柔非吾志也繇是有以飛語中傷者長陽令又闕前後辟置者不旬月輒以計去侯嘗言上請善去者得命秩或減舉負以勸願仕會又有挾印出境者公白諸臺正其罪而帥聞劾侯罷去侯居郡殊毫無筭費去之日視始至增緡錢萬廩給未入者千幣人白郡貳以廩給歸公公以爲校官養才與貢士續食之助依旣去部使者寃之乃與劾郡僚以直前謾倭亦未嘗幾徵見詞色也十七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紹定元年再任五月己卯以疾卒年六十有五嗚呼祖宗豐世之積山川神氣之會是生忠肅

而權談所扼弗盡用以遺侯侯以生長見聞修身刑
家使推其所挾得施於時必有以異乎人而僅行於
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上不遇則亦已矣所惜者非
才也時也侯嘗采前言性行目曰澹齋自鏡又取切
於宦學者曰愛蓮堂官箴又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
窒慾如填壑迂善如風之陳政過如雷之列其自律
之嚴如此至於忠肅遺文奏藁家訓醒德記訓蒙良
粹刊侵靡所失墜友愛二弟官其從子之孤者字而
教之凡皆人道之當然而侯油然而發衰華皓不渝元
醜同郡強氏先十八年卒繼室豐城孫氏先一年卒
贈封皆安人男子一人滋以祖任為將仕郎女子二

人長適文林郎黃州軍事判官趙括夫次適從事郎
新威武軍節度推官李義山先是孫安人葬郡之西
山前直三橋襟抱平衍公嘗有樂哉斯丘之嘆卒後
數月得之滋乃卜十二月庚申奉侯之喪窆焉以義
山之狀求銘銘曰

烈烈名卿蹈義秉方責名揭日帝用不臧謂帝不臧
而世其良子何其臧亦罔克長皓皓易污物理之常
莫榮無愧不遇奚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五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

知大宗正丞兼都官郎邵公以紹熙四年二月丙辰卒于南安軍治厥明年十一月壬寅其孤笥籥範葬于金華縣白砂鄉楊源又三十有七年笥以書而請曰先君墓道之銘久未有屬笥之辜大矣雖然苟得公銘黨可以自贖余聞其狀又得泛溪遺藁知公之言之德銘敢不諾謹按邵氏家婺之蘭溪曾大父文大父迪皆不仕父友

賢以公贈朝奉郎妣翁氏徐氏曾氏皆贈
至安人曾安人遺腹生公諱驥字德稱數
歲喪母克自力孝紹興二十六年入太學
中乾道二年進士第以祖諱授寄理左將
仕郎調隆興府豐城尉獲強盜法當改秩
帥臣龔公茂良將以聞公辭曰此職分也
敢微以爲利公淳熙二年爲潭州醴陵丞以
材擢善化令攝衡山安化皆稱治衡山饑
民詣縣乞貸有轉運司枋木米六百石遇
造舡乃發公請使吏苟請則無及遂先償
而後請使者果大怒委劇吏廉其事無所
得猶移主相陰簿民訟其寃不踰月復舊
八年用舉主改宣教郎知衡州開化縣文

承早歉振卹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忽
輕車行縣至則喜謂公曰吾所以來有言
邑多流莩今大異所聞文公風采震擔吏
重足立而於公獨卷卷焉且以陞陟舉之
先是縣有惡少年比爲十友持吏短長公
摘其渠長前後所坐上之州不爲竟治又
上于監司于臺于省凡三置獄卒論如法
俗爲之變公以是邑清猷趙公北山程公
莊簡李公沅風未泯乃託于學以示風厲
其他如罷科敷水碓錢免勸諭酒皆去積
年之弊連帥監司論薦詔赴都堂審察十
二年差監都進奏院尋爲大理寺主簿遷丞
十六年 光宗皇帝受內禪公進紹興聖

烈淳熙聖孝二頌以修兩朝之盛又嘗應詔
言事論役法稅契刑法科舉皆中時病因
輪對進芻言十篇上每事稱善改知大宗
正丞又論錢弊略曰銅錢曰越虜界而彼
之錢未嘗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輕貨易吾
楮弊復以楮幣要我銅錢是以其無用傾蓄
用茲其為謀叵測且彼能命禁止而我顧不能
此非直頑民猾商也更奉法不謹耳上顧
問再四下其疏集議所時議稻允紹熙元
年權尚書都堂郎官明年以疾請出知南
安軍地磽民貧公謹事節費按淳熙十五
年以後逋賦為緡錢六萬盡蠲以予民歲
貢聖節銀三千兩二歲大祀半之異時取諸

諸下二縣公請于朝議所以蠲之漕使者林
公是輟帑金為代輸二年之一以成公志
先是儂智高叛郡以民當輸米石錢則千
賦錢二百以供軍名曰紫蒿錢歲約五百萬
既罷兵乃以資郡少府私用公悉除之在
郡踰年政成位孚蓋嘗即公之歲闋而慨
然有感於世道之升降焉且公選表召真
奏邸正同郡正魏公當國猶二年迁理官
又三年轉丞大定正又踰年留魏公相擢
兼臺郎自郎請外會御史中丞何公澹建
請三丞二著權郎得持使者節若為公設
而公僅得一遠小郡公之守道不競於此
亦可略見惟居極窮理有得於屈伸之分

則素位而行升降又速於我乎無加也召南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序諸者曰在位皆節儉正直上下相師官宿其業躋安而志明也嗚呼二熙之際其尚有存者乎公享年六十有四娶徐氏以公封贈至安人以子筍爵累贈至恭人子男三人筍嘗中國子舉補太李員以公任入官今為承議郎新差通判靖州次齋後公二十四年卒範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國學上舍生吳熙載次適進士童寅昔卒孫男五人長愚早夭次魯益晉曾女六人各得所歸公耆學至老彌篤在南安日撥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為書號南

北申鑒卒後哀其文得家集三十卷賦二百首餘藁有未及錄者銘曰

視所舉知其類觀所安見其志厚所予艱其試老無怨子是似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某為大常少卿發東陽李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顧籩豆簠簋登俎尊壘位置失次春脅臂臚眈肩奕多闕臚黃白黑禮以熬薦今用生刑鹽傳謂象虎今散鹽黍稷稻梁而槩用杭五齊三酒而槩清醕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礼有數有義聖人事事而問不以有司之事

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辨陰陽之情也
自周秦去籍漢讀廟制極於五湖之亂先
王禮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
知其數者况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
舍然而喜亦曰大者既難遽易姑先其易
者焉耳即為上之尚書而議者已日事閱
奏審必不可行祇隊言焉議仲愀然重有
感於學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
朝自周顒張載程顒程頤李本於正心脩
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
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權臣
創道學之名以排根善類而為士有始以
道德性命之說為不足學能者求二於科

舉而怠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
而選也而胚胎之壞已若此願召宿儒崇
置邇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外師
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母徒為襲取
利祿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歸附之徒固有
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况今入居內地而
左袒自若窺我虛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
隙之人若其儻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輒
行又甚焉是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
興以來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
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彊潛杜窺間惟陛下
亟圖之上獨以前疏下有司餘不及及用
也尋遷博士疽發背且殆甥許元實往候

謙仲謂生知書顧彊我以藥邪家人問所欲惟以弟大同不及訣為憾而大同至曰吾得見弟幸矣屏艾却藥而卒嗚呼古所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乎灾梯繫楹則壽而昌底厲各行或降之殃豈荷重禍貴得於此故奮於彼邪謙仲所居允方闔門俟遣辭焉亡何如填復以書請益力乃為叙而銘之君字叔衍其先本太原八世祖瓊為後唐檢校大傳出為遂州刺史以王孟之亂不能北歸因家于遂刺史之子景泛為通州從事贈太保東遊濃洄鎮愛其江山之秀潤家焉 皇朝開保中什鎮為軍遂為廣安著姓 四世祖處

厚以崇寧二年為同知樞密院系之詳具載于邵公濟博所為銘曾王考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考燮嘗與鄉舉考宿君本朝奉郎壽域之子貢士早世張夫人器之請以為已不教之力學讀書習春秋三傳有声校官開禧初與平吳曦少傳安丙上其事曰進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興元論都統制孫忠銳合謀誅逆益曦以遣其母弟曉為利州東路安撫使不得不豫為之防蕃與忠銳既共誅曉亦有微勞丙已假將仕郎權興元府茶馬司茶帛庫詔特授承務郎凡四人並命其書曰吾下密詔討賊曾不逾時克成雋功雖吾帥臣竭忠

諸將効順顧所以往來其間合異為全非
可泛然誘諸人者則夫族黨之助安可誣
也爾君王能得其親近之情爾坤辰同任
夫結約之責爾煥爾蕃分諭諸軍曉譬禍
福一朝唱義遠近翕然載披奏亟良用嘉
嘆太常寺主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
郎初仕益陽攷覈簿書閱其貳於府吏無
敢出入賦役在平江著錄公明不可干以
私正歲鄉之大夫士屬干序謙仲為正齒
位倣古飲酒礼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錄梓
以風示之士習用勸趙成公希擇將舉謙
仲或請郇諾辞曰求而得之則如勿得成
公卒不能遺時自春官黃文叔度司成劉

晦伯煥以次競薦遂以舉耆六員改秩其
為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幣寬
頌繫以紆濫刑閩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
溉田以五狼石麓所障輒租謙仲授賦
又不月乃通更伐石峙闡以備豬泄農田
商舶皆利焉轉運司致糧于邊率拘民舟
而富者以賄吏免謙仲白罷之更造郡亭
器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
堰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為也會攝守吏白
事例錢數千緡謙仲為之曰有列可送無
法可受秩滿候代遣家人先掃屬疆吏告
警曰吾家行民聽惑矣命止之謙仲頌觀
嚴重庶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

語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曰有
常則處同產尤極友愛內外四百指五十
年無間言居家頗采用古禮祀不焚楮巫
覲不及門送死不以浮屠尤篤於族姻鄉
黨調貧字孤殮死藥疾嘗宛轉請於當路
下常平司以所沒入富人財產爲鄉邑營
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歲勾貸
民至今守之得年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孺
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修自得先七
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秦琰孫用庚從
事郎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
喬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戚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

蛇如予奕奕今姿貌脆而如未脯戰暉孰
昵而摧如正斃而全歸與其幸生之妾如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

宋氏爲彭山右族其家干縣之江東者自
淑始淑生某某生才生覺竟生熙封迪
功郎早孤克自奮厲以行誼著於鄉嘗病
三鄉士民有虛市之征控於部使者爲奏
除之民至繪其象與使者並祠迪功娶單
氏是生君名和仲字伯應自小即束書遊
學志鄉異齊等踰冠以詞賦試於轉運司
與選後以淳熙十四年慶壽思父母皆受
封十六年再舉於鄉嘉定四年該累舉恩
廷試入等授忠州文學階迪功郎調漢州

什邡縣尉六年復以鎖應試居亞選縣境
延袤有媪挾鐵于郊盜奪之而縊于溝後
人至援之得免君命求盜召鄰里子弟以
次視媪指一人君曰未也命三易冠服
迭至對如初盜伏其辜有殺人逮捕父弟
獲君休吏憇佛舍囚屋山自陳於庭曰
我即囚也媪公之誠請就捕眾至大驚縣
有馬脚鎮引江漑田曰牛欄堰旁漑雜縣
鎮縣民爭利斷於州於監司歷歲不決盛
夏輒聚至千百往往相殺傷君行什陌退
具其事以江所從來遠而鎮之田視雖不
及十一鎮田既足以其餘漑鄰可也何示
人不廣帥聞卒用君言頌平而利溥尋為

邛州司理參軍時紅巾賊為亂民有乘間
剽掠宣撫司下令毋問魁從悉論死吏請
如令君謂是特大為之防耳既付有司則
當別白定罪守意未詳君退白莫府卒解
於大司止坐渠長郡當貢士有司至不以
時士譁然詰之乃以歐傷白郡誤執他士
君時兼攝錄事參軍傳爰未具部使者趣
上其事君列五可疑白之守守以上于使
者會誤執者為貢士第一獄亦旋罷士為
歌詩紀之其聰獄務持大鈔率類是總領
財賦任處厚辟差監大軍庫辭不就時郡
縣困於宿逋而邛為甚君白任君曰國用
不給固當慮而根本虛竭尤可憂况邛以

鹽鉄曩號富饒念利歸餉所而虛額視他郡為多願亟圖之任為邛蠲十三萬組有奇尋監嘉定府羅目鎮酒稅君已倦遊矣該實璽思循按政郎會家于炎午試吏夾江攝邑龍遊刑獄使者張君方檄君詣郡因就養縣齋尋以涖官入考致其仕沂江还家踰年不起疾實十七年正月庚戌年六十有四以致仕特轉宣教郎娶同邑黃氏故承事郎鎮之女前二十四年卒三男子炎午舉嘉定十二年進士前嘉定府夾江縣尉兼主簿次豐之社之社之前五年卒女子長適故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時翦再適史良能次適進士侯公璫孫男

四人外孫男女五人諸孤卜寶慶三年九月丁酉葬君于縣之安鎮鄉慶和里飲馬溪申山之原黃夫人既葬於金牛溪祖墓之比令改祔焉末葬炎午以書抵某曰吾父子與君之諸昆夙有契好墓前之石公為我銘之余閱君之閔閱行治蓋宋氏世有令德迪功奮布衣為民蠲市征君以行誼克詔考祖嘗築室旁曰不欺曰無媿凡三為史惟茲四言是本信知官無卑事無難即其分所得為皆足以行其志雖所及有廣狹與其高位厚祿畏忤患失謾不能可否事也乃為之銘曰

維古命民積於鄰比使民自興還以長治

風由火出此豈容偽誰與舍本而較末伎
行修於家信於黨術舉或多奇宦亦寡遂
恂恂伯應無遂無退克世厥心尚開來裔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

王君諱其賢字能父系出太原其先京兆
萬年人十世祖某仕唐季為果州刺史因
家于蜀今遂為廣安右姓曾祖考裳不仕
祖考漬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取陳氏生子
壽嵩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朝請大
夫累贈通議大夫其季子曰壽庚贈朝奉
大夫通議取楊氏繼張氏君益張出也少
穎異言動如成人通議服母喪太師安公
丙來吊見君而奇之曰是兒骨清形秀必

為遠器會季父大夫無子以君為之子通
議致其仕君以恩補官安公以女女之試
吏為鹽亭尉丁母安人周氏憂服除調鳳
州比較務會逆曦以蜀叛安公既仗義反
正於是乘勝盡復關外已弃四州所與大
將李好義商事期審賊勢畫糧餉布裨佐
今往來書尺藏于好義之子懋者皆朝發
夕報不翅口講面授益先是君仕鳳州習
知人情安公乃檄君周旋其間歸彊振觀
特命改承事郎充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
羽檄稍寧即引嫌周易利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未幾通判西和州安公既倚君為助
乃檄兼議舍僅成資以大夫卒去官服除

通判綿州與州長爭公事執不變會承
詔赴都堂稟議未至闕特差權發遣岳州
制詞稱其才業勉以良牧君益思奮厲郡
之吏奉軍廩皆抑給舟楫君節用愛人商
賈阜通不擾而集未幾改知渠州未上申
命安公宣撫四蜀改辟君知果州創夷之
餘極意摩撫毫髮不受私事有當義勇不
可移郡人號為鈇筆又能節縮浮費以少
府之餘財佐邊需代民賦差知嘉定府事
制辭畧曰爾西土之彥婁分符竹是能仰
賅德意撫柔斯民矣勉思報稱無有遐心
君節用愛人視前為郡不懈益勤提刑司
以凌雲江捍數觸舟開支流以殺其怒役

煩費廣州奉例惟謹而一毫不以取民秩
滿知眉州以通議君嘗所憇芟益恭厥事
眉士大夫郡可以理服不可以力操而稱
君無異詞方暮年屬疾請去未遂而卒實
寶慶三年正月辛未年四十有六使假以
歲月歷變久而閱理多其所就顧止是邦
安氏封宜人男一人豈將仕郎女二人俱
幼未行孫女二人豈扶喪至瀘川哀毀成
疾後一月亦卒安宜人請于君之兄前主
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其怒取族兄前通
判利州其然之子時為之繼從子巖之子
為豈繼時以致仕恩當補官上紹定二年
三月 日葬新明縣明 震山之原先

事之數月鳴禧狀君之行走書于靖曰嗚乎季第已矣其生平設施簡而非傲直而非矯視全德之君子固若有間然循性所安不為物移亦可尚已其恕於第為同氣敢以銘請而時又申以母命且安公之子癸仲亦以書來曰時之請也庶其謹母郤嗚呼余曷敢不銘銘曰

朝奉大夫知榮州蹇君墓誌銘

潼之通泉蹇氏系出潯陽伏義時曰脩秦穆時曰叔世父莫可考唐禧宗時曰元盛扈駕為排頓使後居鹽亭之白馬葬射洪

之果園山則入蜀之始祖也五世祖傳民生三子長曰頎次曰頤頎舉元豐五年進士第二人掌武信軍節度書記四傳曰享父生五子其三人舉紹熙元年進士後以陞朝恩累贈奉議郎頤以文孝補官是生常通常通生利用利用生南運累贈朝請郎踰冠而卒治命以奉議之子子為後是為君諱君章字晦卿方十歲執喪哀甚事母王安人孝謹未幾安人卒孤若自持垢衣糲食澹如也慶元元年以詞賦擢四川類省試高等明年視進士乙科賜第調青石縣尉歷渠州司法參軍利州路提刑司檢法官鳳州司法參軍以舉主改宣教郎

知溫江縣通判南平軍重慶府知茂榮二州
榮未上右渠事吳曉曉驕恣不迪察君非
附己者臨之甚威卒無瑕可指為檢法官
暮年曦叛曉據興元街前事停檢法奉君
將云之會本生母卒乃行在鳳日宣撫司
經量閔外田受命者率加賦以為功君往
真符索夏秋歲輸之數以田均稅豪髮無
所益民至今利焉冷溫江府督宿逋甚峻
君從容幹理寧其稽令不以病民諭李積
頽巴縣亦以不治君以節縮浮費府有餘
財各發泉二百萬助之茂之屬縣曰汝川
當威茂之衝土人湯彬豪於財嘯呼夷獠
武斷豪奪錢邪蕃雖隸威而市於永康

必道汶州彬父子數禦之為二州患君調
軍禽而戮之繇是徼外無敢譁者節用豐
儲卒以春夏之交損糶直以賑貧夙有胃
疾既去郡行至汶川明窄館而卒語不及
私唯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求
哉當寶慶三年八月庚午年五十有九取
劉氏東谿先生伯熊之孫也男森之舉嘉
定十年進士前為蓬溪縣丞女適高斯得
舉紹定二年進士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
官森之既已母命卜遂寧府長江縣甲山
以今年十月己酉舉君之喪即窆前後之
月以君之同年進士馮君邦佐所狀事實
屬銘于靖會斯得亦自都城來靖申其請

嗚呼余知晦卿已久公馮輔余所善也斯
得吾之同產兄之子也况又以知晦卿居
家蒞官之實余曷敢曰不可銘曰
人莫已信唯貴是師冥升為能畫攫為奇
孰知古之人為吾分所得為雖所居無赫
赫名而所去見思吾晦卿父其尚有聞於
茲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
銘

嘉定十有四年知文州安君蕃以此歲勞
勩請致王事而歸詔主管華州雲臺觀行
至利州得疾九晷月乃卒實十五年四月
戊子也年五十有一其孤如墳等跣護還

里厥十七年夏五月癸卯以治命葬岳池
縣施為鄉龍旋下乾山之原先是君居郡
日遇 奎需以弟之子如淵奉表入都如
淵過于余休沐舍曰吾伯父之葬未有以
識窆如墳兄弟奉母命將以請于公顧杖
而即次弗敢違也會其旬去已七八疏未
官率善其職主管官告院書印既具揭姓
各于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
有司命後所給告謙仲由宰椽是有定制
豈容為一人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吏抄
轉出納謾不可考謙仲請先經主簿簽說
為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謙
仲雖廷試二人皆其所拔余時為參議官

聯事旬月凡皆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
謙仲且為臺諫得言天下事士莫不傾耳
延頸恨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脩之素
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卷卷于忠臣
良士幸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
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二者果孰為之
然哉謙仲卒之時年當寶慶之元其孤十
十月丁酉葬於懷德鄉蔣碑山之原以今
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
以声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叙而銘之謙
仲本唐宗室世為婺東陽人曾大父悅大
父皓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謙仲
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

早孤遣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
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晨夜不釋紹熙
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
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
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
錫之京秩布列幕屬士孰有起家而得此
乎益用勉厲以稱所蒙君拜書奮厲圖報
茶馬司檄蕪秦司僉廳府尹劉清惠公申
召賓莫下少傳自新沔移治興元又辟君
為屬天水縣舊隸成州大制置司以道遠
表升為軍既又即軍復縣兵火之餘入晚
視莫敢向君佐幕纔數月自請試縣或猶
謂毋以家往君曰是示人畏縮也召故老

而謂之曰縣當險阨之衝者中原數擾此
最要道或治米穀或治榆林或治興州平
或治沙川雖遷徙不常而送遭焚蹂今不
一勞其後不安將遷邑于赤丹堡繚以險
固實以穀粟使民得菓居其亦可乎衆皆
諾乃白制闡行之官寺民廬以次畢具沐
豪無所擾制闡發緡錢五千君復上之忠
義士兵故有春秋二閱君更用農隙因其
力以築縣城民不失業官不濫費凡樵樓
守具旋觀而畢置之民自離兵戈有田者
亦弃去君大書鴻鴈三章于堂壁卧興圖
之從師闡撥借耕牛種具量所墾田散給
皆翕然歸耕會歲大烹歡呼被野始期以

秋輸元錢迨君之去率多逋負又爲償償
主管成都府路轉運司使者剛褊自用君
隨事救正理寃釋滯人不知其功至于推
稅人才尤所用意制置使聶侯子述至蜀
以果州守安侯癸仲爲元幕伴君攝州事
屬時多事民賴以安尋謁師府白事其一
核實茶馬司所積暫以買馬錢助邊用養
馬牽馬之糧給軍儲埃自如舊制約一
年可得百萬計其二今兆邊未靜憂在西
南夷宜謹擇邊吏其三賞罰所以勸沮也
今大敗者未即就刑而小捷者遽加醜賞
聶侯大說辟君通判未康軍會與元卒叛
轉掠果閬密邇鄉邑君念六世祖太傅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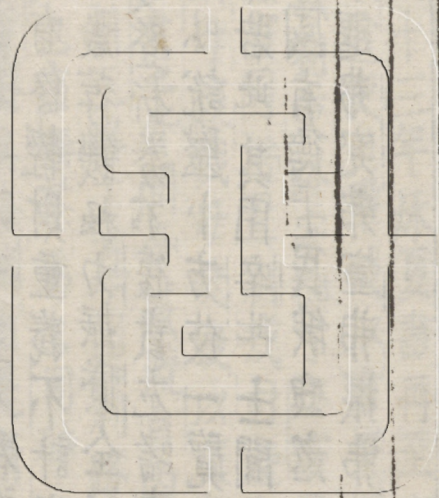
出家貲以平賊思所以繼先志會少傅爲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糾合宗族佃丁數百人往運軍糧且躬臨賊壘毅然以事公爲已任未幾朝廷起少傅爲宣撫使治利州州自亂後氣象荒索少傅改辟君爲州貳君請增米直以來商運爲軍民利且舊例商就官交米則有出納之弊軍就倉稟給則有陳腐之弊使皆就船出入則二弊皆除總餉者是其策繼以君兼主管文字兼糧料院職併事叢靡微不究初西夏求好于我自嘉定七年賚書者洛繹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宕昌寨以夏招討使竊子寧忠翼書來宣闕委安撫司報

之適東軍郭威等焚成菴遁去宣闕移金州軍帥陳立將東軍辟君充隨軍轉運置司西和君聞命引道未至今曰比歲冬夏之交虜乘間再入民未復業餽餉用艱今日使指非招集忠義按視營屯惟先勸諭流民各歸土著乘春耕種且檢視倉廩督促移運務以實邊備安人心民間之喜九漕運物斛糗糧芟藁夙夜盡瘁漕四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五石馱戶不該封椿并由子不到等錢四十二萬六百券有奇糴二十萬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魚關至白環每石且以費錢一十七券米一斗七升之約爲總所省三百四十二

萬六百五十九券米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五石初出邊僅有兩月之積未幾可支半年嘉定十三年秋夏書再至宣闡未敢深然之俄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宣闡始遣師應之以利東路安撫丁公脩節制諸路軍假叅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君酌酒飲諸將願毋殺戮毋焚毀以誣布我國家不嗜殺人意外皆聞命感慨自丙申出師已酉飲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則君密贊之力也宣撫茶馬二司辟君知文州居郡踰年百廢具修然自是精力耗矣得年僅五十有一積官至通直郎取陳氏姑之子也男子五人如山如壩如川如愚華孫

如山嘗與賓貢爲伯父士龍微華孫先天今附瑩焉女子二人長適將仕郎揚李衡幼未行孫男女一十三人君資厚而氣夷與人交有終輕財重義不計家之有無慶元三年歲荐饑極力振貸全活甚眾其後年穀屢登析券不復責尤嗜書自經子史傳百氏小說鑿卜方伎一覽終身小忘嗟夫其才若此其用卒此士聞而惜之銘曰有勞于國有德于民俄興忽什位止專城未爲不遇弗究弗宣弗振弗延年其在後之人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五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六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受冲佑
觀虞公墓誌銘

與自 高皇帝狩杭之旬月二凶蓄亂時
則有魏忠猷張公帥師勤王繇是被遇以
克復神州為已任阨於媢秦志不得施封
寇崇姦九二十有四年以啓金場候之侮
時則又有難忠肅虞公繼虜于采石于瓜
州而煬為繆繇是一被遇與魏公同心壹
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于弃地歸俘之

議不得卒其志蓋自中興于今百年而是
非之正靡有止戾或曰天之夢夢適遭其
未定耳嗚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
定者乎魏公自戡難實實二子為世儒宗
為時吏師雖公之子孫日以蕃大而又有
如提刑公聳善徒義克詔正學以恢厥家
或又曰天固未嘗夢之也然而猶以善
惡之報妄測天道不知善而慶不善而殃
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敢負其君下
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為然哉凡以事其心
耳事其心則事天也日由于天理之中則
福自己求命自我作矣公諱剛簡子仲易
一字子韶故直秘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

仲子也雖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
六月公與今邛州守方簡生雖公喜曰吾
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一孫
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雖公以武安之
節宣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
年雖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輅以歸執
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
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凡故相趙文定公竒
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薰習益異銓選六
年未肯出任再舉于禮部年二十有六始
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
丁母竇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
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

權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
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于
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未
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
提点刑獄無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冲
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敢
言由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事叢又攝屬
茶馬司公巨理邑事晡趨莫府細大畢舉
縣庠又圮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進
見有時制帥樂聞公之言蜀利病者得
聞曰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曉民以義
利之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鬻泮治瀟沔

繕城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即
學官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生講肄經學
爲士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事橋歲費鉅
萬公愀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
節縮少府浮費代爲之且請于臺榭以上
諸朝定爲以此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
將趨召察之命部使者惑于浮言左公
之行未幾起家爲守又爲御史李禴所劾
九七年居閒聚同產子而教之親仁友善
安土樂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
盜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
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
可以弗之恤久之黽勉就辟首請收人才

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還忠義人之
配隸內郡以者紆邊人之憤又請緩科內
三路饒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
我拒其來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
帥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關隘利州東
路都統制李貴遜去天水早郊皆被兵而
西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夫地分
非已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
然請往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帥而人
裁三緡耳今宜有增益於是眎舊三陪次
汚邀帥眎帥以作士氣次魚関以書抵帥
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
遣吏振恤天水早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

河池檄主將集創痍之士躬自犒勞士皆
感說次西和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早郊
湫池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
執以鄉素鞏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府仲
火社株平虜之守湫池者資糧在焉悉力
馳救我師遂復秋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
未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
人恨虜殘雪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
其生事每以越竟為戒人情憤鬱公白師
請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帥猶以是藉口
故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
谷遺其愛將王逸偕忠義人進屯早郊于
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間之無小無

大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
士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郭贊二虜
之愛婿也公得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
鞏秦州正虛虜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
制司參議官魏邦左至乃以密劄諭昌祖
抽還忠義人衆大憤拆矢倒戈散而爲盜
于是皂郊復受兵而虜入成和矣公檄審
官統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
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犒錢三十千
數日間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虜帥包
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說至是益信十二年
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闖武休公請聽四戎
司越竟牽制俄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

司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屬各遯去
人心恟二公獨不可曰我師既出虜必不
能越大安乃獨畜利州且以肩輿告輸軍
民既而石宣勦虜于大安昔如公料云董
公既召還公如簡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
入利州殺王人以叛繇果闌遂寧趨簡公
丞竅籍袴帑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
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勤義助貸緡於諸司
移粟於近郡部伍其衆阻江爲守獲謀輒
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保茗山張威引
軍沿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有
奇威至普又四日絕糧公治糗楮扉屨而
具藥物牛酒率三日一遣士百躍爭奮曰

使我守边得此豈憚虜邪九饒師扞城爲
縉八萬有司而民不知役刘文節公里居
與日其事乃言于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
餉無闕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爲實
錄至夔部明保五連坐之法定理正差役
之令嚴巡尉侵年之戒開居亭自新之門
申黥隸逃歸之禁部故多盜未踰時民得
解衣而寢制置使崔公與之奏言自古用
蜀多藉蜀才請以蜀各勝之任四路藩節
者兼制置司參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
十六年春建臺于漢中習知利路自被邊
多謀賊且軍驕不可令繇田里不相聯比
乃條保甲之法脉夔部加詳凡鄉井長有

小大正有都副有貲產者爲團長有餘局
者爲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夙備
又爲放周人鼓鐸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
器益備無事則謀賊者不得作軍不得恣
有警則守望相助戎虜知畏益無熙寧間
刺手遣戍月就教閱及州縣科差之勞故
人不怨而樂趨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三
十九萬二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閣尚
不與焉公謂此法可火上諸朝利東四
安撫丁公脩趙公彥呐亦謂便詔從之
遂刻石以誌來者其後虜嘗一入制置使
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于師沔刑
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虜知有備而去

至是人益服公遠略云公嘗奏言梁洋與
關外五州宜為屯田詔下制司制司以營
田隸轉運司屯田隸提刑司公方選吏按
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文言曰
屯田當修堡柵而戎司謂農不可啓然邊
民自修水關虜未嘗顧也當寓軍于農而
戎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
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
聽民自耕明年過凡其利藉未輸公亦便
民食賤粟官無貴糴大抵耕廣則穀賤穀
賤則人聚人聚則邊實詔下民翕然從
之未幾墾田凡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
畝始時麥石為緡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

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咸如公
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餼不給下四川州縣
括絕戶田產吏並緣乾沒公在夔在利皆
下所部歸所歛而繼絕焉鄭損塗炭衣冠
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
鄭疑其代已突至漢中迫辱陵藉吏民皆
重足立人毋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于
鄭母焉已甚有北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
遇之俾為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
致有反測者公亦自知多忤寡與鬱不得
伸凡五上歸休之請至慶元年十有二
月裁被報可之命即日上海漢中士民攀號
載路既還滄江賓朋畢集樂意融二殆有

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政必喜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寸長亦談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不善雖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蓋其善之惡惡惟義是此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七月鄭卒以闡詞劾公鑄秩罷祠公亦不以怨尤也厥三年韃虜始入寇鄭弃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內郡公移書趙敏若力持不可屬何進母去西和屬成都轉運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誠純終弗是貳年秋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珪迪功郎監雅州廬山縣酒稅奠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

即趙壻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嫁登仕郎張景謨公資孝友居光祿喪廬墓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焮知榮州夷簡蚤世公拊育諸孤喪紀昏嫁一以身任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任以補族子圭寅所居西南都會求者輻湊公精力絕人五官並用始如昔人所謂目數飛鴈耳節鳴鼓者援筆爲文雋明踔厲詞辨逢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禮部謂世繇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昱盡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然會心爲鈴屬爲華陽又得興成都范公文叔伸繡李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

章李思永修已延平張子真士佐漢嘉薛
仲章絳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
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與切瑳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
佐四川莫府頃蓋如故交始猶以記問詞
章相尚也既皆幡然改之曰事有大于此
者矣公自上華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
成雖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爲榜曰
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自
緜州後則又弃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
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沈潛六經於易尤爲
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
上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閱

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惟莫習以益
所未至大抵贖諸陰陽五行之奧必約諸
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象則有所據
依以迂善遠罪長沙吳德夫獮謂人曰湘
中胡張子流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
求嘉錢文季文字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
昌子謨嘗從容乾論二五皆言大人公曰
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
問辨繇是交定平生論著有語解詩說皆
未及編次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謁無畜
門坐無虛席屢無停炊自二十年來知與
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
泣巷弔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

江煥章閣待制眉山李公墓亦為文以弔之有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于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絲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斂而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始銳而終情始明而終闇者矣李乎李乎其記覽詞章之謂乎豈既以寶慶三年十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熊耳陝震山之原與趙宜人同兆異域而使其弟旒與公之門人范

義父旒韓以子同產兄高南叔稼之狀抵予于靖曰昔者戚友之會于嘗有位焉而麗習觀摩道同志合莫子若也墓道之銘敢以繁子予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乎銘曰

維忠肅公剪我植華以鏡有邦以明有家於維仲孫雖祖是則阻嚚聖言浩然獨得斂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裕摧姦不懼見義必為踧踖忱明氣改質移匪光祿有子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固存

宋故耜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共惟乾道淳熙之盛俊又錯出祖宗德澤

之感前哲風流之被固非一日亦惟我
孝宗皇帝封培而興作之是時官無小士
無遷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交啓
玄發人知疑必問問必辯也莫不積成以
備對夫然故事有中朱不可誣也人有能
否不可掩也淳熙十年分水縣令王公自
中以中書舍人王公蘭持薦詔赴都堂審
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
久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
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為動
容徐出二疏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
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為亂又
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為寒心

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
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
事故自正觀至開元百三十一之間戰勝攻
取伸縮如意自其法廢改天下大亂
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
遠謀故焉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
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
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為民
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邊
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
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
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
佃田曰自陳續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
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
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
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
有城池若可以為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
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送旅人之多
寡不與城稱號為義勇者又為生生之具
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
守且不可奚暇議政臣愚謂宜盡以並邊
州縣鎮砦分緩急為上中下二等以精卒
配之多者至二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
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為卒得免
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

其強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
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
客為卒卒五人以某生戶為伍長而免田
稅二百畝十人則為什長田愈多者軍愈
衆軍愈衆者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
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祖課悉循
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者官更量給
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為卒矣
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
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
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為廬田事畢
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大牙而居不為營
而為坊為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為卒者皆

分爲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
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
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昔有
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
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
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
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堡障戰守之
具依險負阻祖度經營務合事宜各其軍
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
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
下至八百人各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
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
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

事死敵其與族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
方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
補軍益強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於
西北而衛屯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先選
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
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攻賢焉則久其任
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
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
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糴以收其利
迁移照集適於便宜者輒行於是練沿江
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衙之軍以爲順
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
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

翹楚之方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
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疎足以
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虜若
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虜攻一處必虞諸
處之師勢不克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
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
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
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
可則進於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
上氣勢旣合酣酌號令明信償罰務盡衆
善無一髮差舛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
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畧曰臣嘗觀自昔

興王之世必有道同志合之士此不可多得得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 陛下必已

有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徒怪所在州縣

或連數城以守令問之民鮮不非笑是使

元元安所倚賴風俗奚由美茲盜奚由戢

或重用之又將何以勝任奏對之明日特

命改合入官除籍田令數語大臣朕急欲

用自中可與超遷未幾又語大臣自中必

有善類令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

有相得之素一朝陳謨問對蜂出無慮數

千百言猗其偉歟後四十有四年通判紹

興王自強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夫有經世

大慮受孝先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

元五年八月癸未賁志以沒厥十有一月
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志其瘞
今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可使陞
院無傳致狀其事以惟子也請按狀王氏
系出瑯琊五季之亂自闕徙温之蒲門高
祖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
不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會廷佐累贈朝
請郎母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爲長氣度超
絕年十八承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命
諸子從孝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衆知
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吳公蒞禮部侍郎王
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廷議遣歸
正人公嘆曰是絕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

疏固爭其意謂朝廷內虛無贊撥時相怒
初議罪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幾
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陛下
前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
管帝又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
處于是遣之徽州仍諭之臨安府姚令則
差曉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
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
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識也得書大悅率同
列白其事以郊需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
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于西掖始
識韓公彥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
就試兩浙轉運司爲詩賦第一四年再舉

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為詳定官謂
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射
中第一 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循
修職郎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旱以賑濟有
方資政趙公彥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風
諸郡燕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數買六
合築城魏州縣懼之與勿敢言公乃言曰
早曠為雪而邊臣遽請城築且以蘄黃舒
和無為五郡言之魏以片計二百二十二
萬片一十八斤為錢三千六百重人荷四
片為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就此何從出
也燕用其說人兩賢之其後為令奉常會
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遂公王魯公

謂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為御史則朝士
昔當束擔矣於是忌者併力索瘕不得可
遂誣公布衣時納韓彥古今薦其才堪宰
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言上書待韓在
下僚未之識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
蔡邵州必勝陸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
自中本無事等聞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
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在邊郡辭
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
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上諭宰
執以見闕邊郡授武學博士鄒詡及進呈
上特筆命公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
為民代輸紹熙元年夏料役錢減常貸直

免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為用紹熙二年入見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之譽又問常時作郡來當為何官欲留之公謝曰朝列省不相樂者帝曰朕嗣位之日壽皇言卿可用令朕記取公固辭翌日帝謂宰執曰正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近郡孰閑守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為政簡靜知大跡六邑多逋負公為寬補解之縉嚴當上之數皆感激思奮課更以最暮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撥拾蔣疏再論公四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朝廷察其非辜畀以祠祿五年詔填興化

見闕謝猶在後省同舍又封繳然未幾公亦病矣積階至朝請郎享年六十六以孝友稱自奉簡俸餘悉以給親友之貧者嘗以差役為風俗害率同志為義社第貲產高傑嘗註孫子新略前後序并歷代年紀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卷公自號厚軒居士因以目文集焉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遵度迪功郎前安豐軍霍立縣尉次遵庾四女子凡皆狀所述而狀作于卒葬之年今追為之銘曰莫難乎時幾之會莫樂乎臣主之逢就乘墉于陵之時孰就肺乎願之中弗駿厥庸以甸我

邦嗚呼奈何乎公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余與仲甫居相隣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
不苟于隨奉使潼川虛射洪尉闕以俟之
將倚爲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
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
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設遺之仲甫不欲
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
踐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
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履
錄一時門弟子所倚抄非文也徒用之
欲以乘有司之聞而給取之爾且陸氏之
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禮

不及有言而心是其說亡何仲甫又以書
來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于靖仲甫爲
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
其子挺赴曰吾父既遂隱居之志起居出
時血氣循軌謂當省沫以來命乃寶慶元
年七月巳丑不幸齋志以卒年五十有九
嗚呼夫子之我所自世而吾先子所畏也
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
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中之大邑徙蒲江
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
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
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藉圖書是
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

斷爛校讎脫誤忘其日之肝貢士嘗爲易
詳以水患散佚君得其藁字半磨滅即隨
所得抄錄其幼志已卓不凡少長與伯
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
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
三代而下惟先漢近古放于馬班氏書尤
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
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未
一年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礼里中俊秀從
之游率勉以篤孝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
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子從仕親友
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綸才
仲甫即以昇之更新尉解民不知役忽有

從吏部注尉者憚使者不設前仲甫自解
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
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水
利爭銅山足涉乎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
莫決蓋其律已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
黃茆平諸柴歲比不登流莩蔽野俾君詣
柴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于
是發廩賑卹郡守王駒聞之亦併以屬仲
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目曰其母我違且
遣親信史輔行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頭
然柴去郡遠脫有便宜謹毋以爲罪既至
閱其所授之目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
待哺乃千數外咸爲賑之散米幾三之二

民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令執史以歸于獄使誣蟻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爲是獲譴吾甘心焉不然請以松帑價守素貪狼莫設爲明其非是既聞米餘米散怒稍正及反命守恥過亦以他辭爲解龍遊蒲歲或人有持符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爲守上其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朝卒爲勢奪去之日帑有契稅錢數千緡史持以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杖之以授代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溫江尉處仲甫諸臺舉牘告至闕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庶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青辭

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押得仲甫所爲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謝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類宇文侯紹武亦言于朝且嘗爲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爲學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傳友習必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篋衍中物控搏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視仲甫老不待年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褒其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各臣論

說齋文集藏于家工篆隸人爭得之取同
邑費氏先十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姪兩
女子長適鄉貢進士張子與次適迪功郎
新漢州維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
人外孫男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
午墓在鹽泉鄉思泉仔附承事府君之右
銘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悟不知利欲攸燬
於維仲甫沉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恥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六

